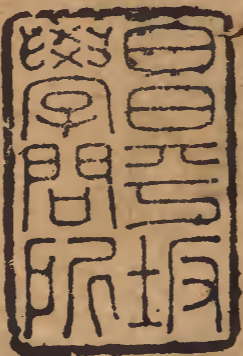


梁書

庫文閣內	
函	架
二	六
二	七
四	七
漢	書



庫文閣內	
函	架
二	六
二	七
四	七
漢	書

自三十九  
至四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47
冊數	6( 5 )
函號	280 46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第...  
...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淺草文庫

氏...  
...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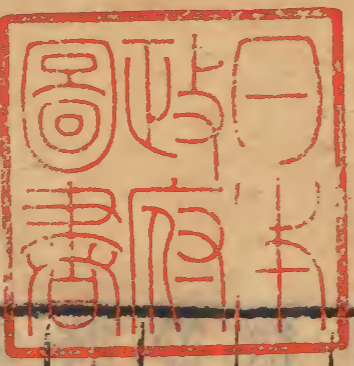
楊華

羊侃

子賜

羊鴉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法僧仕魏  
歷光祿大夫後為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普  
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帝誅鋤異已立諸子為王部署  
將帥欲議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



及...

爲附庸高祖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旣  
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旣至甚加優寵時方  
事招携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  
以在魏之日久處疆場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  
甲仗百人出入禁闈大通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  
將軍四年進太尉領金紫光祿其年立爲東魏王不行仍授使持  
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大同二年  
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二子景隆景仲普通  
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沱陽縣公邑千戶出爲持節都督廣越交  
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  
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  
俄除侍中度支尚書大濤初又爲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

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時  
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  
增封并前爲二千戶仍賜女樂一部出爲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  
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  
將軍兄景隆後爲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  
之許奉爲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  
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衆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  
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爲刺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  
散景仲乃自縊而死

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儋咸陽王樹仕魏爲宗  
正卿屬爾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爲鄴王邑二千戶拜散騎  
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

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增封并前為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  
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  
四年為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  
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  
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  
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為主詔封貞為咸陽  
王以天子之禮遣還北會景敗而返  
元願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主願達仕魏為中書令  
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州獻款詔封樂平公  
邑千戶賜甲第女樂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  
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  
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以功遷使持五字上行  
字第景王神念大負  
去字十二行易地說便  
通第五六景亦然

以功遷使持  
邠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  
初其父每有  
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  
歸奉東朝侃  
咸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内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  
密知之據州  
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  
之朝廷賞授  
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  
給糧仗魏帝  
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毀撤  
刺史侃斬其  
通中大舉北伐徵為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  
歡爾朱陽都  
軍右衛如故遊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  
不進乃夜潰  
一部謚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  
萬餘人馬二  
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  
理不能見隨  
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  
至京師詔授  
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別有傳

徐州刺史并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北討諸軍事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麾將軍青冀華歌辭使官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事安北將軍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舊願得同行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卿願與太尉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僧同行北人潛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規由是陷魏羣類相逐非營州刺史父社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瑰偉卿行乃詔以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卿置之行次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別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昌縣侯邑干柲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爲後太守莫能寅往討之潛身巡擊伺射天生應弦卽倒其衆遂潰

王神念太原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穎川太守遂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戶頃之除安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敦侃從兄也出爲持節都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克仍築十餘城以守性剛正所更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有神廟妖巫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風俗遂改普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常侍爪牙將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史兼給鼓吹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手執二刀楯千匹將入南士卒竝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驚軍騎並一幸適去留於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威將軍青冀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

楊華武都仇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侃爲都督  
胡太后逼通出類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節雲  
已爲作楊白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瑯丘諸軍  
後累征伐有兗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啓云與侃有  
侯景亂華欲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  
羊侃字祖忻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  
臨徐州辟祭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  
魏授衛將軍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湏  
身長七尺五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  
弱冠隨父在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五年封高  
生者據州反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  
偏將隸蕭寶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

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侃預  
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  
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  
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卽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  
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  
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  
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  
爲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徵爲侍中會大舉北伐  
仍以侃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  
乘水攻彭城不納旣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  
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塹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  
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侃討景之策侃曰景

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閒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竝私如賞賚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鑊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而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

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壅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旣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縮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入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初侃長子鸞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鸞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一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

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  
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算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  
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十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  
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既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  
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叡哲無幽不照有何姦  
佞而得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  
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  
生未獲披叙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  
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上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  
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於襄築城賊不能進  
十二月邁疾卒于臺內時年五十四詔賜國祕器布絹各五百  
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侃少而雄勇旅力絕人

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兖州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  
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性豪俊  
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  
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瓊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得席上玉簪救賽歌  
人王娥兒東宮亦齊歌者屈偶之益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  
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陳  
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  
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  
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  
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連  
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



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鵬

鵬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鵬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晝寢鵬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鵬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鵬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鵬以稍入刺殺之世祖以鵬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戶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鵬起援不

及從王僧愔征蕭穀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

為瑛所破於

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孳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勝

郡為主簿普通

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征伐青齊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為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為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士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為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淝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三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

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為景所留以為五  
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  
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沒  
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  
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徇難  
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竝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  
美矣而羊侃鴉仁德大清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  
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終

西川忠貞堂  
氏書

梁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鑿

到溉

劉顯

劉之遴

弟之亨

許懋

司馬鑿字元素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  
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士鑿少傳家業強力  
專精手不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皆遍觀沛國劉瓛為儒者宗嘉  
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雅重焉初為國子生起家  
奉朝請稍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鑿治嘉

汲古閣

西川忠貞堂  
氏書

禮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制定禮樂裴所議多見施行除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學尤精於事數國家吉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皆取決焉累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爲仁威長史長沙內史還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卽真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裴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未幾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到漑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漑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

東王諱爲會稽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閒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軍入爲左民尚書漑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漑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碁從夕達旦漑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漑歛板對曰臣旣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漑家門雍睦兄弟特

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  
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  
蔣山有延賢寺者慨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  
性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  
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叙生平極歡而  
而去臨終囑張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平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  
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以溉洽兄弟比之陸故世祖贈詩曰魏  
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以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安  
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卒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  
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  
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寬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  
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

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  
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醜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  
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  
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二空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  
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  
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  
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  
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  
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爲太子少傅  
乃引爲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傳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  
爲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

王外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約郊  
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出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  
復入爲尚書儀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騎  
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如故顯  
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  
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  
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遷  
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爲宣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  
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王遷鎮郢州除平西諮議  
參軍加戎昭將軍其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  
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  
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士不朽之事寄之題  
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况過於斯竊痛友  
人沛國劉顯韞積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  
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  
茲睿藻榮其枯骸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爲誌銘  
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  
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飮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  
訪賈逵如問伯始頽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旣佐芸蘭乃握搏鳳  
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  
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輦野埃興伏  
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壘弱葛方施叢  
柯日拱燧柳萸香禽寒斂旒長空常暗陰泉獨湧附彼故塋流芬  
相踵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齊國子博士謚文範先生之  
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  
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  
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即辟為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  
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  
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舅憲臺奏彈皆  
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太宗臨  
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強  
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還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  
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  
兼中書舍人出為征西郡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  
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

史太守如故初之  
曰卿後當為折臂  
憂服闋徵祕書監  
辭高祖手敕曰朕  
足理忘奉公之節  
常卿之遴好古愛  
一斛上有金錯字  
種鏤銅鴟夷榼二  
銀錯鏤古罇二枚  
國澡灌一口銘云  
銘云初平二年造  
官皇太子令之遴  
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  
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  
領步兵校尉出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  
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  
遂為有司所奏免久之為太府卿都官尚書太  
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  
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  
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  
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  
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  
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  
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

事其大略曰案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巴西郎班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固上而今本無上為叙傳又今本叙本紀及表志列傳又今本外戚在西王景十三王武五戚下在陳項傳前越亦徇盜芮尹江劔周章邦之傑子七卷解音釋義以與河東裴子野沛書禮記毛詩竝有

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巴西郎班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之遼好屬文多學古體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為交好是時周易尚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遼乃著春秋大意

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叔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載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遼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之亨字嘉會之遼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遼為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

忍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祖珪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惠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曉故事稱爲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襲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鈎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景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卽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

七



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  
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旣矛盾理必不然又  
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  
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  
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  
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  
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  
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  
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  
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  
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  
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

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  
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  
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嬪俱上旣而子侯暴  
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  
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  
竟不果行孫皓造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  
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  
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  
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  
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卽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  
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

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禩。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禘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

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歷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大裘。至是有事于明堂。儀注猶云。服袞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吳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

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禾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刊正以足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裝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顯懋之遴強學浹洽竝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益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四 終

西川中鳳  
氏雷周南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 劉毅宗標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下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  
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陳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  
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  
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  
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  
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諱出爲南  
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  
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  
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  
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  
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尅復洛陽百  
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

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  
接餽運難繼將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  
如此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  
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卽日詔爲侍中大通  
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  
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  
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  
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  
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  
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瑱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  
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  
百匹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諱令曰威明昨宵奄復俎

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道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  
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  
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  
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  
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  
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以  
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  
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  
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平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  
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既至以爲忠武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  
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  
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

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羞尺璧而重寸陰之士何不誦書武士  
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  
雜坐闕號呶以之末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  
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誠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  
靡不有初鮮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  
歟儒家則尊謂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  
俎奇而籩豆俱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嗜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  
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  
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  
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  
劉毅南陽宗標與褒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毅字仲寶晉丹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

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穀焉穀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三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慄字元慄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慄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卽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周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朞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童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卽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齊室祖蔡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

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阼選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出爲安成內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爲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酒婦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宅王二等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我與太守翔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山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

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囑易意號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暮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百城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育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或以翔精誠所致焉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詒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父惠舊齊左民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其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

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為揚州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清白為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谷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頃無良守領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內肅清七年徵為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元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自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

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饒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乘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



從兄軫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  
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  
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  
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盾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第三子允初  
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世洽幼敏  
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為  
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為前  
軍鄱陽王主簿尚書關中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為南徐州治中既  
近畿重鎮史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為之清身率職饋  
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譏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為建安內史坐  
事免久之起為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太府卿司徒臨川

王司馬普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為  
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  
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常侍出為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為政清平  
不尚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亦贍  
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匹集二  
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祖暉  
太宰外兵參軍父績太子舍人並尚宋公主球少孤貧篤志好學  
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  
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為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  
參軍俄署法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為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  
俸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

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祿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尋出爲直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人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劭宋司空忠昭公父俊齊太當

敬子孺幼

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

之服闋叔父瑱爲義興郡携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旣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遷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竝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

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  
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  
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  
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改爲都官  
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  
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  
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孝子  
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竝不高惟孺  
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朞口  
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牀下覽  
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

闕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竝記名姓當官清  
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賊貨  
覽劾奏竝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  
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遷晉  
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爲雍州  
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郢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  
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  
元年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  
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  
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  
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

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秦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鷓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了溢然當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獻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官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

巴巴耳

劉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爲中撫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諱出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爲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年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網踈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中

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

官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歆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栢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卒于官子為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竝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終

梁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 弟厥

傳歧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渾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為外兄汝南周顥所知宋末起家為領軍主簿所奉即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下京邑霸府建引為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為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為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為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盾幼

西川地圖書  
氏閣印

西川地圖書  
氏閣印

從微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為撫軍行參軍遷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儀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盾有孝性賞一作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槁家人不復識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御醫服闋除丹陽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為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御史中丞盾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中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眾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眾中狂逸乘輦羽衛及會皆駭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凝然自若高祖甚

嘉焉俄有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天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為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為仁威將軍吳郡太守視事未朞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疾愈復為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即日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謚曰忠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為西中郎行參軍尚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

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繼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獄遷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貞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延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旣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于操尚書三公郎

傳歧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琰齊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史父翽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歧初爲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歧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

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徵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歧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歧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歧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



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  
岐獨曰高澄旣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閒故令貞  
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  
澄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令便就  
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斯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  
從异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啟請追使救但依違報之至  
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  
故二月景於關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敕  
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請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  
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  
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  
終爲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

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  
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  
也傳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  
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簡天下靡此之謂乎

爾國其不計申子曰一言謂天下輒北之謂平  
也若如滿濟乃之謝休世謂善於辦事其甘味如之新太清酥  
刺吏時尚書據察曰夫舉非亦安於精姑萬舉無貴兼計其言  
字

後桂南豐縣封邑五百曰固翰不受宮池夫中其帶寒出園卒於

梁書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子五

張嶮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舊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  
學壯氣身長八尺容貌湛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  
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穎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  
府並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為皇  
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為招遠將

魏及古見

豐川中圖書

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昇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常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

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

不得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卽二宮危猶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今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荷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父法成

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啟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璉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殆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啟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歿事加等抑惟菴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嶷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士民所害嶷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

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  
景圍京城唼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官城陷御史中丞  
沈浚違難東歸唼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効  
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  
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唼舉義於  
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唼征  
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唼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  
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唼曰若早降附  
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唼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  
鱧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  
鑿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唼唼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  
爲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唼乃釋戎服  
坐於廳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唼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  
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浚少博學  
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入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  
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旣盟  
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  
曰卽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  
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  
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  
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  
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

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刃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  
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曠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  
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  
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甚著威  
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  
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  
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歎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  
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  
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  
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  
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  
張曠二三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  
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陽王大心

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

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

褚修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

大攀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

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

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

氏閣印



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眾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之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廩饋甚厚與勳力共除禍知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橫且舊將也似舉大事當資其力若

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疊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于湓城大心遣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卽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一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

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附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大入陸令公穎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中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住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卽賜

所乘馬及爲啟謝詞又甚美高祖他日謂太宗曰昨見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頊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雷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旣追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

大同六年封西  
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  
軍知石頭戍軍事  
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  
山爲賊所獲京城既陷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  
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聰  
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  
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寶  
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  
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美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  
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

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  
如之及其覺也何愛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  
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吾終得  
使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  
不自安世祖聞之又忌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  
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  
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啟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  
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  
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  
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  
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  
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

人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  
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  
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  
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爲  
感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爲  
招魂以哀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  
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  
易善談玄風彩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  
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  
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  
徐文盛督衆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

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  
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  
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挺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性明惠夙  
成初侯景圖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

受諸苦悉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  
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  
早慧如此二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  
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頓有若成人  
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

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

遠將軍琅邪彭城二

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

當滅虜屬妳媼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

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王邑二千戶二年為寧遠將軍遇害時年

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

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

並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

騎射尤長巧思姓愛林泉特好散逸

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

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為樂侯景知之

百從閒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

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

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

軍諡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

吁可嗟矣

屬亂離既拘寇賊多殞非命

乃遣其將宋子仙率輕騎數

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

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

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

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騎

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

以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

夏賢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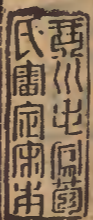
梁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  
為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為  
兵參軍事王為荊州仍除  
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  
王府中錄事參軍如故王  
仍除雲旗將軍司馬守淞  
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  
食千人代柳仲禮為竟陵  
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

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  
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  
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  
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為  
被徵為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為江州  
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為新蔡太  
除荊州為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  
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  
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



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綬撫未幾道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越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其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筭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

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右數十人收僧辯既僧辯對曰僧辯食祿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謂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即赦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尅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領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齊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

使我鑠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卽下地鑠于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龔。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顛。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旣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朱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懸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

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旣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檀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艸芴。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中。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犂柯推蝦蟇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旣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勲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



命僧辯卽率巴陵諸軍泐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  
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  
督諸軍渡兵攻郢卽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尅子  
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  
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尅景旣  
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感  
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  
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  
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  
戰行走至于白楊洲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  
九水賊僞儀同范布榮盧暉略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  
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  
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頃  
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  
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祖卽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  
並蒙優答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兖  
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卽尅之先是陳霸  
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僮多謀策名  
蓋僧辯僧辯畏之旣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  
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  
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  
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  
疇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  
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

靈剝肝斲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非食卑宮春秋  
九十屈志疑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  
有復加忍毒皇枝雖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旣屠且鱸豈有  
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  
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  
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  
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  
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  
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  
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  
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  
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

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  
於岸挑戰又以鵠舫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  
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  
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  
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卽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  
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  
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爲  
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卽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乃  
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  
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  
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柘失火燒太極殿  
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衣不

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千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卽帝位以僧班劔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眾出空靈難

以為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因督杜崩等眾軍發于建業師諸軍事霸先為都督西上諸軍事先不受故世祖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為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誠進止於驃騎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

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僧辯社稷既傾為我所復人德僧辯瞿弘乃謬答曰此乃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丁道貴於淶口盡收其軍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

辨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次巴陵詔僧辯為都督東上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僧辯時杜崩杜龕並侍左右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

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  
因卽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朝廷若  
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  
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  
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  
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  
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  
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  
康旣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卽詔僧辯次于姑熟卽畱鎮焉先命  
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  
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  
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賢稱于秦典

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  
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  
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  
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  
實兼夷險宜其變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大尉  
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世祖遣侍中謁者監  
獲喪事策諡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  
衆據東關退保合肥濼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  
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  
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  
往詣閭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  
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

孫及僧辯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  
 野咸共稱之謂為明哲婦人也及既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  
 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尚  
 書左僕射王裒為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王  
 德齊溫既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訓及  
 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  
 則反命師旅既修我戎補茲袞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亶爾斯崇  
 嘉命允集寵章既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應資善始榮兼令終崦  
 嵒既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阻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  
 東溪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  
 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旄宇毀遺碑卽虛舟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  
 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而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  
 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為大都督荊州刺史  
 別敕僧辯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  
 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  
 豫州刺史侯瑱等為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為後軍處分既畢  
 乃謂膺云秦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  
 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尅龐涓時  
 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卽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  
 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  
 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為梁嗣因與僧  
 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  
 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况我  
 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

宗祏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定  
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髮如聞權立支子號  
為冲藹梁豐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  
所忌朕以天下為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  
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  
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王納於彼國便  
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寃逆清河王岳  
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  
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  
勇并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勅寇直是湘東  
之師何往不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  
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  
辯不納及貞陽高渙

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眾拒  
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  
仍定君臣之禮啟曰自秦兵寇陝臣  
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  
沒即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勲  
家初並同契周既多時不還  
人情疑阻比册降中使復遣諸處詢  
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  
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跡  
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  
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  
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  
江仰藉皇齊之威憇陛下至聖之略  
備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  
輝死且非吝請押別使曹冲馳表齊  
都續啟事以聞伏遲拜奉在  
促貞陽答曰姜嵩至枉示具公忠義  
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  
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  
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祏至於  
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  
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  
近再命行入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  
士訪逮藩維公沂往來理淹

旬月使乎屈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卽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目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枉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冲奉表齊都卽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之陽預有號

姜暲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弁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祚旣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啟以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君以其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冲質之危何代無此

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  
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婦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  
明所殛覽令所示深遂本懷敢慰之  
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  
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  
不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  
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  
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咷僧辯使送質于鄴貞  
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  
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  
江寧浦貞陽既踐僞位仍授僧辯大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  
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  
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于石

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  
與其子顧遠走出閣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  
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顧下就執霸  
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  
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顓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  
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顓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  
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顓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顓隨王琳入齊  
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顓  
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頌少有志節  
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  
任及尅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



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魯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梁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崩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主帥使戍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晏必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

次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強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謝謔僧晚事世祖為鎮西錄事參軍侯

魏世祖廟號高祖

梁世祖廟號高祖

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王僧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塔遙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為不早降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為侍年進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眾皆感

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為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眾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為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高祖莫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大清二年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為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眾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

聞之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朱筵等乃率所領徂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囑。會景密遣騎從開道襲陷郢州，軍中兇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賊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乃以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啟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繞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崩，卽懷寶第七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弟幼安、兄子龜等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尅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崩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

邢一作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霸先亦

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眾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眾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崩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崩等圍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卽破平之。於是旋鎮，遭疾卒。詔曰：崩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寔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諡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從岌，嶷，巖，岸，及弟幼安，並知名當世。

岌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尅。岳陽至，遂走依其兄嶷於南陽。嶷時爲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嶷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和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持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沉以壓文盛等。幼安與眾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裴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眾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龕崩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

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

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鄖州刺史。廬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將旬不尅而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龔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衆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龔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深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龔僧辯之壻也。爲吳興太守。以霸先旣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爲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憚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泰攻陳蒨於長城。反爲蒨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龔。龔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龔聞齊兵遠。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于春天監初起。

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為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寇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沒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顯少知名釋褐奉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舉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徇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為不義也杜崩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勲庸顯著卒為中興功臣義哉

梁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西出中興  
氏南陽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沈崇僚

荀匠

庾黔婁

吉玢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及古閣

庾沙彌

江紉

劉霽

褚修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為大有國之所  
先歟高祖創業開  
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華孝治之術斯著  
發絲綸遠加旌表  
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  
之迹彰於視聽

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  
食寒瓜土俗所不  
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  
其故曇恭具以  
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  
還以薦其母舉室

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  
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絮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  
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  
佛像及夾侍之僧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  
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  
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為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  
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  
居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  
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  
寢母為猛獸所搏女號叫拏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女  
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  
閭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  
憂哭踊過禮及長備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  
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  
辟爲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  
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  
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僚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  
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  
年始獲塋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塋後更治  
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  
其至孝高祖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僚少  
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塋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  
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塋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使今

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  
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  
養怛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也晉大保勗九世孫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  
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  
負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  
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  
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徼賊爲流矢所中死於  
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旣至家貧不  
得時塋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  
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頹皮骨裁連  
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



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毀頓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  
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  
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  
年二十一

庚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黔婁少  
好學多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  
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  
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  
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  
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  
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  
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

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家側和帝卽  
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  
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  
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  
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  
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歿于蜀部曲皆散  
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  
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  
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通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  
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粉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粉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  
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嘗糞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

令爲姦吏所誣，速詣廷尉。粉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粉乃搗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粉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微纒，備列官司，厲色問粉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甯能死，不且爾童穉，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粉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曾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粉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對曰：「凡鯢鮪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齋粉，但囚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成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覩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置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粉，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粉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標之州  
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  
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  
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  
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  
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  
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  
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  
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危殆懷明  
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  
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

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兒喪與鄉人郭曆俱師事南陽劉

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

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

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

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

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

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

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

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

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

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為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為縣因以讓兄乃除

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暮而卒何炯字士光廬江潯人也父搏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炯白哲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社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七歲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頃不辭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由藉地腰脚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穎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

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旣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沙令卒

江紉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禧光祿大夫紉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紉侍疾將暮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

必能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經第三叔祿與艸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舊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南州召為迎主簿純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純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敵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

補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為尚書主客侍郎未甚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為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廷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一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士傳敵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為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

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  
軍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旣不覺飢彊食終  
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  
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日吾家陽元  
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  
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  
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  
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  
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蘭母  
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且便投効馳歸旣至  
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彊勸

以飲粥蘭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  
十八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  
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不漿不入口泣血  
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  
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爛江紉謝蘭者亦一子之志歟

司馬鈞  
下筆  
德惠

立吳絲女媧苦隱鼻向剛玉絲擲蘭香亦...志燬  
 絲平豈不味陰驗蘇紫蘇其以河龍去王端...  
 文高樂中由大獸望楚曾楚閑能製恭奉...  
 史曰曰此千麻退不越抄楚月無以取...  
 十八箇酒與青頰...  
 以繪繪蘭...  
魏川...  
氏...

梁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  
 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  
 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者益寡時苟頌擊虞之徒雖刪  
 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艸  
 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  
 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  
 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百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  
 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

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  
 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  
 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  
 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前原明山與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  
 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教其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  
 為吏十數月開懷經負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  
 國君臣在教為首砥身礪行由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  
 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與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  
 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  
 敦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  
 子皇子宗室王侯姑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



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茲選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弟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備漢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表不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用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承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今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

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名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潯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劬之宋貞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

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  
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息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  
以佟之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艸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  
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  
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于朝隱朝  
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  
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眾講  
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  
去來歸家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  
無恥愧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  
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起家齊寧蠻主

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  
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和凝  
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隋王子良盛招縝答縝亦預焉建武中  
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時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  
經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喜及建康城平以縝爲晉  
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縝爲尚書左丞去選  
雖親戚無所遺借餉前尚書左丞縝與亮同臺爲郎舊  
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宗縝與亮同臺爲郎舊  
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縝與亮徒廣州語在亮傳初  
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  
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  
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

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毀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續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  
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  
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  
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  
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  
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  
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  
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  
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  
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  
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  
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  
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  
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  
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  
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  
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水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  
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  
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  
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  
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  
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

骸雖變為灰者之骨骸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持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榮即枯之理一何不先枯後榮要榮後枯何也縷縷之理亦同此也曰生形之謂何縷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縷縷去已邪答曰生靈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靈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漸物之一也問曰形即是神乎亦應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言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言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非之慮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也問曰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答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問曰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也問曰然乎哉不然也問曰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

有不昭之穢質又豈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勳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上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真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驕駟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

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口容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辜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言政立靈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端時以三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規戒不憐窮者河良田厚我之謂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念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餘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

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  
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  
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  
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  
各安其性小人甘其蠶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  
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  
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誼或曰子良集僧難之  
而不能屈績在南累年追還京既至以爲中郎國子博士卒官  
文集十卷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  
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  
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植之少善  
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  
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一因菜食二十三載  
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明中始起家爲廬山王國侍郎遷廣漢王  
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于營殯殮徒跣送喪墓  
所爲起冢墓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自外郎散騎常侍尋爲  
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  
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  
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  
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  
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  
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  
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

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妻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遺之其義行多如此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齊三禮注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瑒爲會稽太守瑒深崇其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瑒謂融曰此生神清眼明將來當爲儒者宗融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瑒兼國子助教歷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學博士初開五館以瑒兼名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館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理

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節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華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丞華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華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太守華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祭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

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系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旣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季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禘子並受吊今二王諸子宜

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吊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編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



儻其服者止卿大夫等一作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  
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  
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  
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一曰妾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  
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養之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  
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  
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慈母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  
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  
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此其明文  
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  
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  
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  
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  
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  
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毋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  
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  
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  
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  
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  
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女沒為父妾所養服之  
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  
左丞出為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書  
祠部郎出為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宛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壺六世孫父倫

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名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

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儼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嘗司空從事中郎。謀之後也。謀沒死。再閔之。亂晉中原。諸族甚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為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為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為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為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為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

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入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此日特聞講肆。羣儒劉品。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卽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為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啟峻及孔子秩。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子文何。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為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十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

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女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爲長沙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編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梁官啟子祛爲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救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

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也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荒既逢平

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立有焉曼容終之講道於齊季不為  
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力諸子  
各盡之矣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八 列傳第四十三

氏關同開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有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氏關同開

及右司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劉洸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譙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沈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到沈字茂瀼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爲齊五兵尚書沈幼聰敏五歲時爲於屏風抄古詩沈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沈通籍焉時高祖譙華元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沈爲二百字二刻使成沈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入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沈爲殿中曹侍郎沈從父兄溉洽竝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沈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

為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顛並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為殿中郎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為驃騎王簿甚被禮遇時勸淮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魏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

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宣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叔父俊繪等並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他意因而歔歔母亦慟甚初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資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為司徒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王簿仍遷王軍功曹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為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監

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遺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尅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為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

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尋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為無軍引為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民吏所稱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為湘州別駕遷驃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入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為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繫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以中正竝如故出為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為通直郎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旣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綬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旣殊比

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擬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

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數量  
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  
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  
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  
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  
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  
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摧  
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  
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表紹畏見子將向彼盜牛遙羞王烈  
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卽位以肩吾  
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竝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  
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

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實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  
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竝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  
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  
淹早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  
除無錫令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  
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文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  
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  
十卷文集十卷子縉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部  
郎尋去職不復仕縉弟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  
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征南湘東王中錄事  
復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  
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  
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  
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合清濁中今古見之何  
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其為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  
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  
為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  
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  
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者論論之云詩多  
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詩名  
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竝為

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為詩遜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  
孝經二人竝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  
嶸與兄玩弟嶼竝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明周易衛  
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嶸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  
參軍出為安國令永元末嶸以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  
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歟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  
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  
為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少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  
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所貴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  
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儉楚應在  
緩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功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眾

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  
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  
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際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西  
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  
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  
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籍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  
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憂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  
云名余曰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  
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  
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代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  
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一而巳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  
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實本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

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  
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  
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  
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  
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  
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  
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  
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  
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  
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容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  
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  
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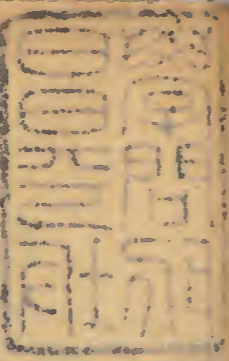
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忠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寒客衣單霜鬪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而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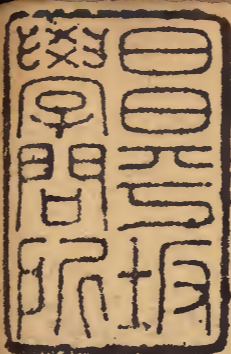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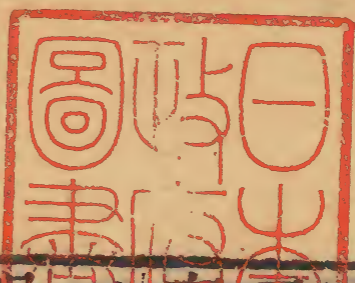
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矚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竝汎朱紫相奪誼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矚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况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

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頃之卒官阮  
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卷嶸字季望永嘉郡丞  
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編略嶸亦預焉兄弟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凝晉征西府  
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熟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  
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  
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王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  
朓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  
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  
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  
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沈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  
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

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  
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十字並使興嗣爲文  
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  
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  
疝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  
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  
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普  
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  
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





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審竝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為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為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竝有文集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魏川世鳳堂  
氏書印

